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0周年祭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凤凰传媒主题出版重点项目

1937年， 南京记忆

徐志耕 著 姚红 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0周年祭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凤凰传媒主题出版重点项目

1937年， 南京记忆

徐志耕 著 姚红 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37年, 南京记忆 / 徐志耕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46-7401-3

I. ①1… II. ①徐…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6792号



书 名 1937年, 南京记忆

组稿策划 王泳波 郁敬湘

责任编辑 钟小羽 蔡 蕾

责任审校 徐 健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彩插4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7401-3

定 价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写在《1937年，南京记忆》出版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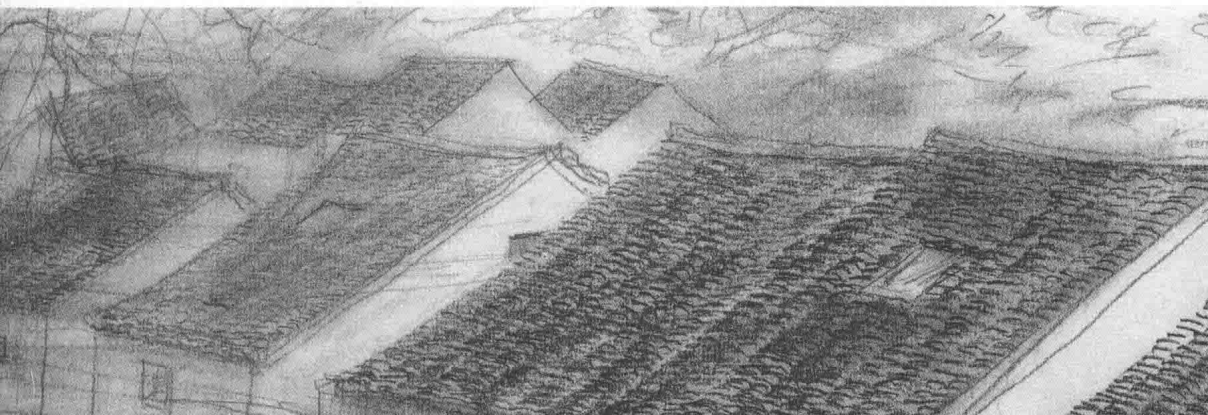
张建军

2017年3月末，细雨蒙蒙的一个周六上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陪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志耕先生来到纪念馆，说志耕先生准备以其报告文学佳作《南京大屠杀》为史料基础，为当下的孩子，编写一本讲述80年前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读物。怎样向孩子们讲述大屠杀，是一个难题，我一直对志耕先生的这本书心怀期待。

志耕先生当过18年的军事记者。1986年，他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开始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正是盛夏季节，他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开启了他对南京血史的民间调查——

那是对近100个灾后家庭的采访实录。

最初的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着他早出晚归，辛苦是必然的。更为艰难的是，找到了这些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他们心中的仇恨，又会刺伤这些老人。尤其是受到侵华日军欺凌的女性，已经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因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而拒绝。志耕先生迂回曲折、循循善诱，把受访者当



作亲人和朋友，晓以民族大义、再三耐心说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100位幸存者向他敞开心扉，诉说了生命中不忍回首的战争厄运，诉说了原有史料中找不到的具体情节，还为他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线索素材，这一切都让志耕先生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真实——战争灾难中人的真实内心、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相。

那一段时间，他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每采访到一位老人，都能让他获得一段悲愤的故事，战争是如此的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和平年代的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志耕先生曾多次暗自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受访的老人，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手中的这支笔。”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他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

紧扣一个“真”字，他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无数无辜生命的冤恨，用文字进行了历史的镌刻；

紧扣一个“真”字，他描摹了从淞沪战场到南京保卫战，中国军人英勇抵抗、浴血奋战、誓死杀敌的民族尊严和凛然正气；

紧扣一个“真”字，他记录了血雨腥风的1937年12月，20多位不同国籍的外国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秉持人道主义精神，为保护南京难民而做出的种种善行，包括今天被我们所熟知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拉贝先生、美国女教师魏特琳女士等；

紧扣一个“真”字，志耕先生对这场悲剧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和反思，在作品中揭露敌人残暴本性的同时，深入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怯懦胆怯者的灵魂；

正因为其作品的“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许多人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对志耕先生为传播这段历史所做的贡献，我十分敬重。



今天的纪念馆，在全社会的支持和历任馆长及团队的努力下，已经由小变大，正在向国际化的场馆发展。特别是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影响日增。这些进程，无不饱含着许多专家学者付出的艰巨努力和巨量的基础性工作。志耕先生的报告文学出版之前，国内涉及这一屠杀事件的图书还不多。这是一页不该忘记的历史，志耕先生从茫茫书海中搜寻、从茫茫人海中寻访，向世人奉献了中国作家写的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是民族苦难的缩影，是史诗性的报告文学佳作。

我是2015年底到纪念馆工作的，转瞬之间，两年已经过去。两年来，我们接待过上千万观众，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和民间访问人士，组织过多场中外学者“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过“9.18”撞响和平钟活动、紫金草大地手绘活动等等。刚刚过去的这个10月，我们还邀请了国际友好人士约翰·马吉之孙用镜头记录今天的南京。纪念馆正在向国际化的路上不断迈进。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统计，在众多的参观者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7成，其中有很多青少年。每天走在馆区，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的内心感慨良多。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早春时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提及的志耕先生的新书。

记得当时，我们的话题曾在几个关键词上久久停留：

第一，孩子们的视角——既要直面历史，也需要注重青少年读者的认知特点。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江河一片赤红，街巷积尸成垒，四野火焰冲天。如何向孩子讲述大屠杀这个沉重的话题？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这部新作，目标读者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儿童视角对于作家来说，一定是一份纠结和责任考验。

第二，图文并茂——以图文记录史实，文字为主线、饰图为辅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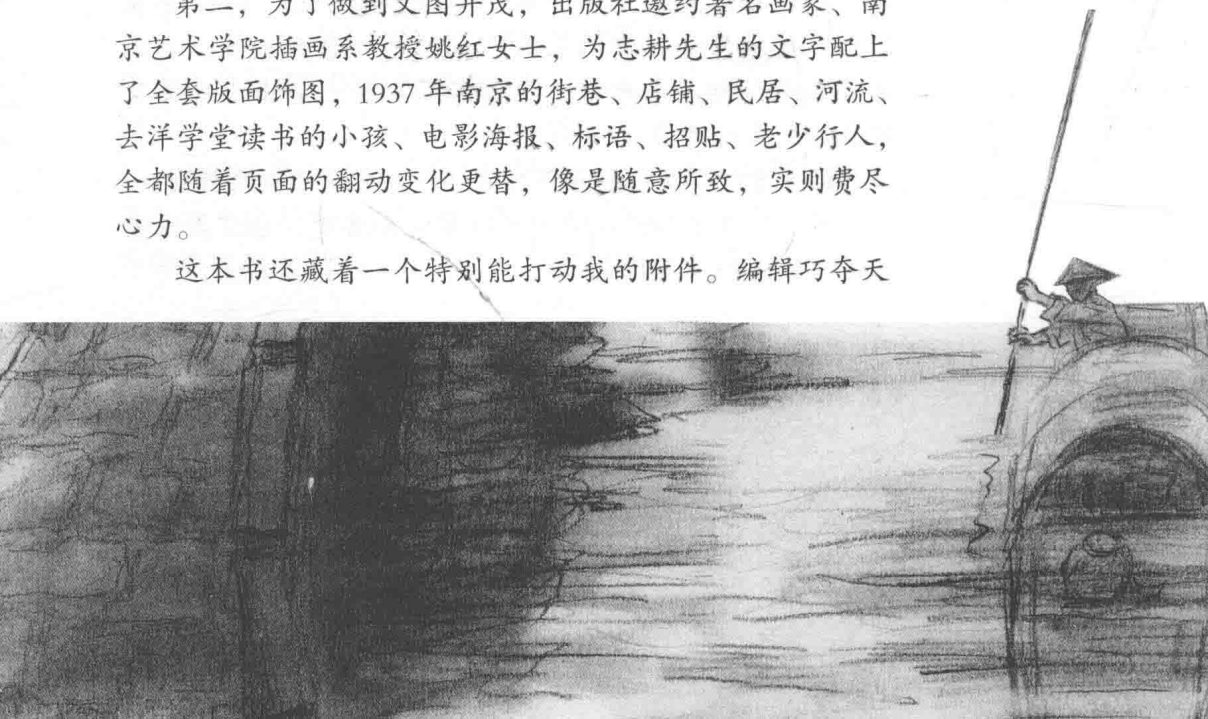
图文并茂地说完一件事，似乎是儿童图书区别于成人图书的一个标志。就好比是说，儿童图书比成人图书多了一个工具，那就是图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执著地憧憬，将图画的元素嵌入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以文字及少量大屠杀时期的资料图片为主体，向小读者展示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以手绘图画作为版面饰图，呈现1937年南京的生活万象、市井百态。这样双线交织，既给小读者说明战争的残酷，又用图画说明和平的珍贵，二者相互交织，并行着贯穿全书。

此刻，当我打开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寄来的校样，我的眼前顿时为之一亮——经过作家和出版社的携手努力，这两条得到了实现：

第一，为了顾及儿童视角，作家从洋洋33万字的作品中，挑选出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内容，尊重史实、重新编排体例、全文修订改写，呈现给孩子的是18万字的文字主体。

第二，为了做到图文并茂，出版社邀约著名画家、南京艺术学院插画系教授姚红女士，为志耕先生的文字配上了全套版面饰图，1937年南京的街巷、店铺、民居、河流、去洋学堂读书的小孩、电影海报、标语、招贴、老少行人，全都随着页面的翻动变化更替，像是随意所致，实则费尽心力。

这本书还藏着一个特别能打动我的附件。编辑巧夺天



工，在全书行将结束之际，为读者展示了散文《迷戏》片段，文章里的“我”是一个9岁的女孩，就生长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我”家境殷实，上着洋学堂，家里开着西装店，落脚南京的京剧名角就下榻“我”家。与这篇散文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我”，其实并没有等到期待中的那场京剧，因为就在那天，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秋天到了。

南京城高大的悬铃木，落叶飘零；

东郊的枫叶，映红了山峦；

南郊的秋景平坦辽阔，我办公室窗外的竹丛却翠绿依旧。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聊起的这本书，也一天一天地完善，即将走向读者。30年已经过去，早年接受过志耕先生采访的幸存者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感谢志耕先生，是他抢救了这批宝贵的历史史料——有温度的声音、泣血的文字、可供一次次回放的悲惨瞬间，全部收录在这本书里。30年前他在南京城乡采访的近100位幸存者的3本记录本，已经捐献给了纪念馆，我们将作为珍贵史料收藏。报告文学，是事实的再现，是历史的复活。志耕先生秉笔直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少年儿童创作的这部作品，我相信50年100年之后，仍旧会站立在书架上；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孩子们，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感谢志耕先生。感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目 录

序 写在《1937年，南京记忆》出版之时 张建军 / 001

楔 子 大地在诉说 / 001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 005

第二章 白太阳与红太阳 /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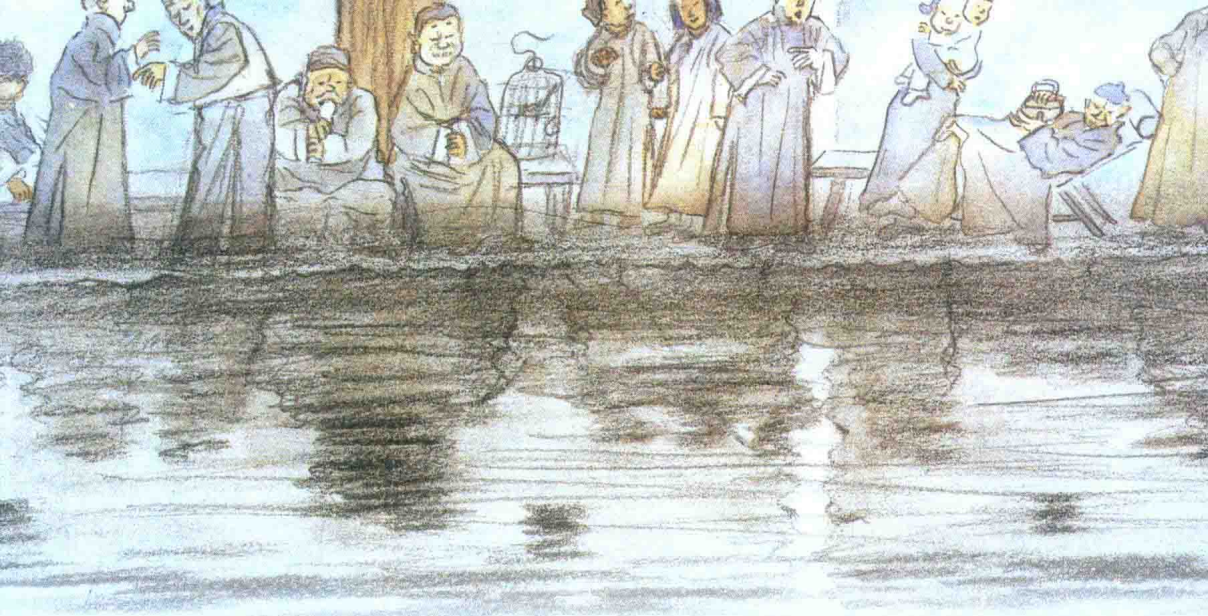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安全区写真 / 053

第四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 081

第五章 虔诚的教徒 /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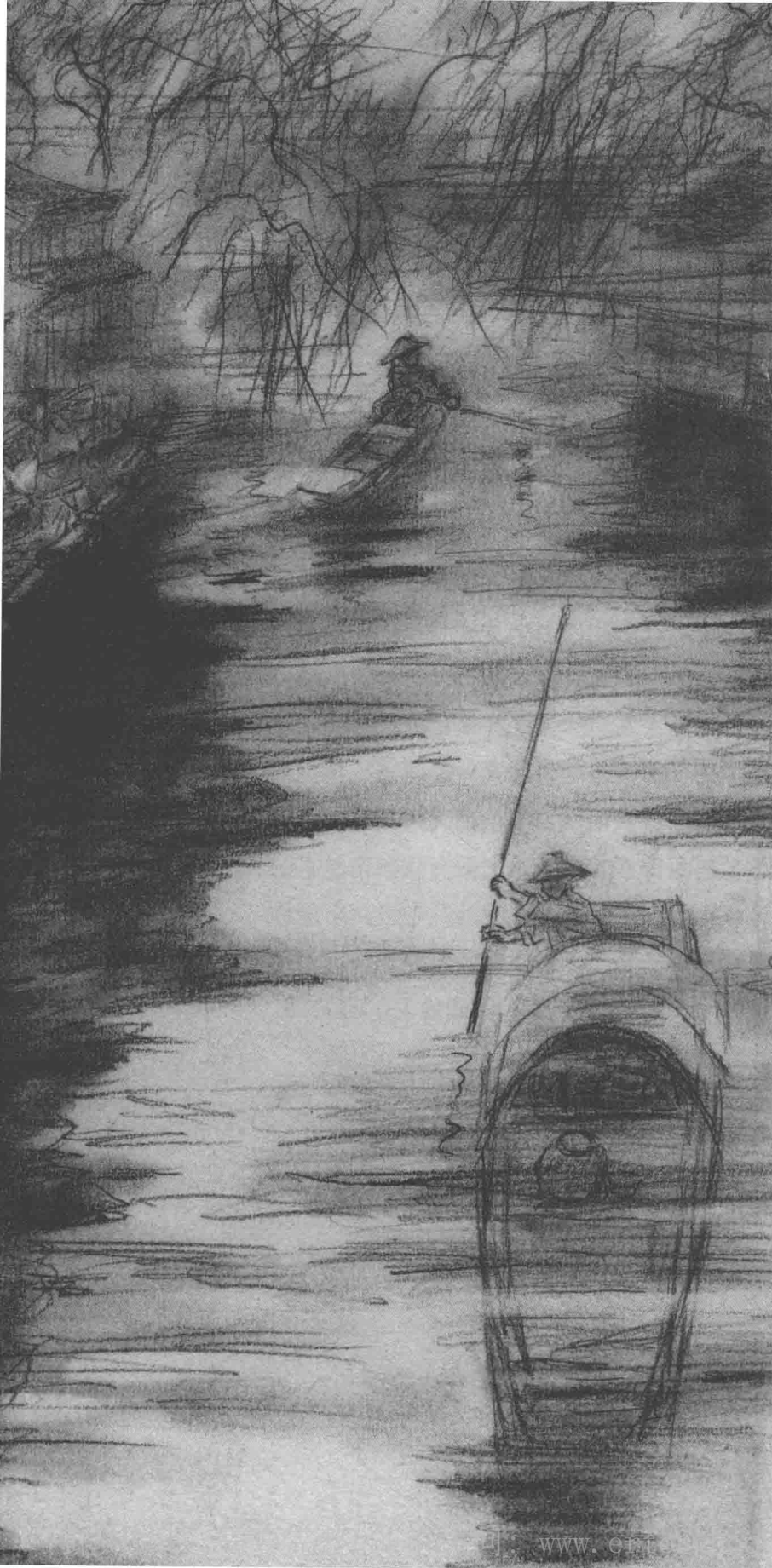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街巷血泪 / 135

第七章 焚毁与洗劫 / 161



第八章	秦淮残月 / 173
第九章	14 个秀英 / 189
第十章	民夫们 / 205
第十一章	不安的“安居” / 215
第十二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 243
第十三章	荒野孤魂 / 255
第十四章	历史的审判 / 271
后 记	爷爷的童年 徐志耕 / 302
附录 1	徐志耕主要作品目录 / 306
附录 2	徐志耕获奖作品目录 / 308
附录 3	迷戏 姚月荫 / 309

楔子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盘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着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



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师父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侵华日军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历磨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



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大地在诉说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像东方人信奉佛教一样，西方人信奉《圣经》的神圣。《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12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13”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13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13排和13号座位，美国人闻13而色变。

就在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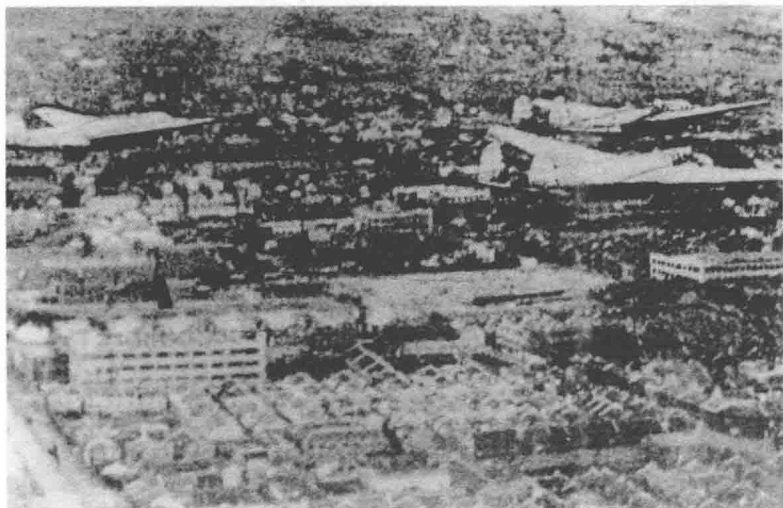
陷 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被敌人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





从1937年8月15日起，日机开始空袭南京。图为日机轰炸南京城

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被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

